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邪 屋

〔美〕雪莉·杰克逊 (Shirley Jackson) 著
翟 灿 译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邪 屋

〔美〕雪莉·杰克逊 (Shirley Jackson) 著

翟 灿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屋 / (美) 雪莉·杰克逊著; 翟灿译.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8.8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6242-0

I. ①邪… II. ①雪… ②翟…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0129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王海燕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安进平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 数 149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3
第三章·····	56
第四章·····	95
第五章·····	142
第六章·····	174
第七章·····	190
第八章·····	220
第九章·····	244

第一章

1

没有活物能在绝对现实的条件下长期保持心智健全，有些人认为，就连云雀和螽斯^{〔1〕}都会做梦。那座山屋就是个异类，它坐拥黑暗，孤零零地矗立在群山中；它立在那里已经有八十个年头了，也许还会再立八十年。山屋的墙壁依旧挺直，砖石严丝合缝，地板结实牢固，房门虚掩；屋里一片寂静，无论有什么在里面走动，都是悄无声息的。

约翰·蒙塔古是位哲学博士，他读的是人类学，并自认为在这个专业领域，他也许最有可能接近自己的真正使命——分析超自然现象。他运用头衔时谨小慎微，因为他进行的调查研究是彻头彻尾的“不科学”，只能凭借从他的教育背景上借来的一点儿声誉乃至学术威信。他不擅长求

〔1〕 螽斯，鸣虫中体形较大的一种，俗称蝈蝈。

人，花了不少钱、降低了自尊才租下这栋山屋，租期为三个月。他要研究的是在一栋众所周知的“鬼屋”里人们心理失衡的前因后果，他期待随后发表的决定性研究成果能引起轰动，以此补偿他的付出。一直以来，他都在寻找一所真正闹鬼的房子。他最初听说山屋时，持怀疑态度，接着抱有希望，最后便汲汲以求。一旦他发现了山屋，便不愿放弃它了。

蒙塔古博士的计划受到十九世纪大无畏捉鬼者的启发——他要住在山屋里，亲眼见识这里发生的事情。最初他打算效仿一位姓名不详的女士的做法，她曾前往巴勒钦别墅^{〔1〕}小住，并举办持续一个夏天的别墅派对，招待对幽灵持怀疑态度和相信态度的两拨人。派对的亮点是槌球比赛和幽灵观察，不过，无论是怀疑派、相信派，还是优秀的槌球选手，现在都越来越难找到了，因此蒙塔古博士不得不聘请助手。也许维多利亚时代的悠闲生活才使人们更容易欣然接受通灵研究的各种手段，又或许用现象记录法太过艰苦，眼下已经很少有人用它来测定事实。不管怎样，蒙塔古博士需要聘请助手，还得亲自去找人。

他自诩谨慎认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寻找助手。他

〔1〕 巴勒钦别墅是位于苏格兰佩思郡的一座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建筑，建于1806年，是苏格兰最有名的鬼屋。

仔细梳理了通灵社团的记录、耸人听闻的报纸资料及有关通灵者的报道，收集了一长串名单，名单上的这些人都曾经以某种方式涉足异常事件，无论有多短暂、多含糊。从这份名单上，他先删掉已经去世的人，接着划掉在他看来是在自我炒作和智力低下的人，还有那些明显想要成为舞台中心人物的不合适人选，至此他的名单还剩下大约一打人名。接下来，这些人都收到了蒙塔古博士的一封信，邀请他们在一栋舒适的乡间别墅里度过整个或部分夏日时光。信中说，别墅虽古老，却配有极佳的用水设施、电力系统、中央供暖和干净的床垫。信上明确表示，邀请他们小住的目的，是对八十年来有关那房子所流传的各种令人嫌恶的故事进行观察和探究。蒙塔古博士的信中没有直言山屋闹鬼，因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到他在山屋里真正遭遇一次通灵现象，他是不太相信有这等好运的。因此，他的信带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意味，他故意为之，试图激发某一类非常特殊的读者的想象力。蒙塔古博士只收到四封回信，没回信的八个人可能是搬了家且未留下转寄地址，或是已经失去了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甚至也有可能并不存在于这个世上。蒙塔古博士再次写信给四个回信者，指定了正式入住别墅的具体日期，并随信附上详细的路线图。他无奈地解释说，因为别墅极难找到，就是在它周边的乡村社区也很难问到路。在出发去山屋的前一天，蒙塔古博

士被说服邀请一位别墅拥有者家族的代表加入，同时有一位候选人发来电报，用明显是编造出来的借口表示退出。还有一位候选人既没有来，也没有来信说明，也许是迫于紧急私人问题而无法前来了。另外两人来了。

2

埃莉诺·万斯三十二岁时来到山屋。此时，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在这世上她唯一仇恨的人便是她的姐姐，她厌恶她的姐夫和五岁大的外甥，她也没有朋友。这主要归因于她花了十一年时间来护理生病的母亲。这段经历使她成为较熟练的看护，但一遇到强烈的日光，她就会不停地眨眼。她记不起自己的成年生活是否曾有过一刻的快乐，她陪伴母亲的岁月完全建立在些许的内疚、微弱的责备、漫长的疲倦和无尽的绝望之上。尽管并不想让自己变得矜持和害羞，但她已经孤单了这么久，也无人可以去爱，以致她和别人随意交谈时都会忸怩不安，尴尬得找不到话说。她的名字出现在蒙塔古博士的名单上，是因为在她十二岁、她姐姐十八岁那年，她们的父亲去世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任何目的或理由，石头就如同雨点一般落到她们的房子上，发狂地击打着屋顶，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沿着墙壁轰隆隆地滚下来，砸破了窗户。石头雨断断续续下了三天，让埃莉诺和姐姐深感不安的不仅是石

头，还有更大的压力来自每天聚在大门外的邻居和前来围观的人，而她们的母亲盲目而歇斯底里地坚信这一切都是因为社区里那些诽谤中伤他人的恶毒之人，这些人从她一来到这里就对她怀恨在心。三天后，埃莉诺和家人搬到一个朋友家，石头雨停了。埃莉诺一家后来又搬了回来，她们与整个社区的争执也从未结束，石头雨却没有再出现过。除了蒙塔古博士这次询问的人，大家都忘记了这个故事；当然埃莉诺和姐姐也忘记了，在事发当时，她俩都认定对方才应对此事负责。

在她整个灰暗的人生中，从记事以来，埃莉诺一直在等待像山屋这样的事情。她护理着她的母亲，把暴躁的老妇人从椅子上搬到床上，无数次地摆出盛着汤和燕麦粥的碗和盘子，硬着头皮清洗肮脏的衣物。在做这一切的同时，埃莉诺秉持着一个信念：总有一天，会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她回函接受了去山屋的邀请，尽管她的姐夫执意给一些人打电话，以确保这位博士老兄不会把埃莉诺带到什么野蛮的仪式里去，接触到她姐姐认为不适合未婚年轻女子知道的一些事情。也许，埃莉诺的姐姐在卧室里悄声说，也许蒙塔古博士——如果这确实是他的真名——也许这个蒙塔古博士利用这些女性来做一些实验。你知道的，实验，他们做的那种。埃莉诺的姐姐用丰富的想象力思索着她听说过的那些博士所做的实验。埃莉诺没有这些概念，或者

有也不感到畏惧。一言以蔽之，埃莉诺愿意去任何地方。

西奥多拉——她的名字用这几个字，她的素描签名是“西奥”，在她的公寓房门、店铺窗户、电话簿、灰白色的文具上和壁炉架上的可爱照片底端，名字都是“西奥多拉”。西奥多拉和埃莉诺一点儿都不像。对她来说，责任和良心之类只属于女童军^{〔1〕}，西奥多拉的世界是欢快、明媚的。她跑到蒙塔古博士的名单上的起因，是有一次她嘻嘻哈哈地进了实验室，带着一股花香型香水味，然后不知怎的她既没有看也没有听，便从助手举着的二十张纸牌里正确辨认出十八张，又一次为十五张，再一次则为十九张，她本人也对自己的惊人能力感到愉悦，兴奋不已。西奥多拉的名字在实验室的记录上闪闪发光，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蒙塔古博士的注意。西奥多拉饶有兴趣地读了蒙塔古博士的第一封信，出于好奇她回了信（也许是西奥多拉体内被唤醒的感知力在怂恿她步向山屋，也正是这种感知力告诉她视线之外的纸牌上是什么符号），她原本的打算是拒绝邀请的。也许又是她体内活跃而迫切的感知力起了作用，当蒙塔古博士的确认信件到来时，西奥多拉已经动心了，而

〔1〕 美国女童军（Girl Scouts of the USA）是美国最大的女孩团体组织，成立于1912年，1915年在华盛顿正式注册，1950年被美国国会列入宪章，成为既获得官方承认又具有民间性质的少儿组织。

且不知何故，她轻率地与公寓室友激烈争吵起来。双方都说了一些只有借助时间才能遗忘的话，西奥多拉故意无情地摔碎了她朋友刻的可爱小雕像——刻的是西奥多拉，她的朋友则冷酷地撕碎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书，这是西奥多拉送的生日礼物，书页上有着西奥多拉诙谐的爱心满满的题词。这样的决裂行为，也许她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此一笑了之。西奥多拉当晚便回信接受了蒙塔古博士的邀请，第二天就一言不发地启程了。

卢克·桑德森不但是个骗子，还是个小偷。他的姑妈是山屋的主人，总爱说她的侄子受过最好的教育，拥有最高级的衣服和最棒的品位，却有世上最糟糕的伙伴；她愿抓住任何机会把他关起来，让他平安地度过几个星期。她指使家庭律师去说服蒙塔古博士，声称如果没有家族成员在场，就绝不可能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租住别墅。也许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蒙塔古博士就察觉到卢克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一种像猫一样的自卫本能，这使他几乎和桑德森夫人一样渴望卢克待在这栋房子里。无论如何，卢克觉得此事非常有趣，他的姑妈心存感激，而蒙塔古博士对他的加入更是十二分的满意。桑德森夫人告诉家庭律师，别墅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卢克能偷的东西，虽然那里的旧银器值些钱，但对卢克来说，要偷走那些银器太难了，若要变现

更需要花不少精力。桑德森夫人冤枉了卢克，卢克根本不想偷走家族银器，或是蒙塔古博士的手表，或是西奥多拉的手镯；他的欺诈行为主要限于从他姑妈的皮夹里拿点儿零花钱，玩牌时作个弊。他还经常倒卖手表和烟盒，这些都是他姑妈的女性朋友们被他的甜言蜜语迷惑得怀着怜爱之情、红着脸送给他的。虽然总有一天卢克将会继承山屋的产权，但他从没想过要住在那里。

3

“我只是觉得她不该把车开走，仅此而已。”埃莉诺的姐夫坚定地说。

“这车有一半是我的，”埃莉诺说，“付钱的时候我出了一份。”

“我只是觉得她不该把车开走，仅此而已。”她的姐夫对妻子说，“这不公平，她整个夏天都开着它，我们却没法开。”

“卡莉一直开着它，我都没把它开出过车库，”埃莉诺说，“而且，你们会在山上过夏天，也没法在那儿开它。卡莉，你知道在山上你不会用车的。”

“但如果可怜的小林尼病了，或是怎样呢？我们就需要开车送她去看医生。”

“这车有一半是我的，”埃莉诺说，“我要开走。”

“如果连卡莉也病了呢？如果我们找不到医生，需要去医院呢？”

“我需要它。我要开走。”

“我不这么认为。”卡莉缓慢而慎重地说，“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不是吗？你觉得这事情不适宜跟我们讲太多，不是吗？我看不出让你借用我的车有什么好处。”

“这车有一半是我的。”

“不！”卡莉说，“你不可以开。”

“对。”埃莉诺的姐夫点点头，“我们需要它，就像卡莉说的。”

卡莉微微一笑：“如果我把车借给你，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将永远没法原谅自己，埃莉诺。我们怎么知道这位博士老兄值得信任呢？毕竟，你还是个年轻女子，且这辆车也值不少钱哪。”

“好吧，卡莉，我给私人侦探社的霍默打了电话，他说这家伙在某个学院或机构什么的有良好的声誉——”

卡莉依旧笑着说：“当然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他是个体面人。但埃莉诺决定不告诉我们她要去哪儿，如果我们想要回车子的话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能连知道的机会都没有。”“即使埃莉诺，”她对着茶杯，继续优雅地说，“即使埃莉诺准备好接受随便一个男人的邀请，跑去世界的尽头，仍然不能说服我同意她开

着我的车去。”

“这车有一半是我的。”

“如果可怜的小林尼在山上病了，而周围什么人都没有，找不到医生可怎么办？”

“不管怎样，埃莉诺，我确信我所做的也是我们母亲所期望的。母亲信任我，要是我让你瞎跑出去，开着我的车跑去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要是连我都病了怎么办，在山上——”

“我肯定母亲会赞同我的，埃莉诺。”

“还有，”埃莉诺的姐夫突然又有了一个想法，“要怎么保证她把车子还回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凡事都有第一次，埃莉诺告诉自己。一大清早，她下了出租车，身体微微发着抖，因为也许这时候她姐姐和姐夫已经产生了些许的疑心；她快速地把行李箱拿下出租车，与此同时，司机把放在前座的纸箱抬了出来。埃莉诺给了他一大笔小费，寻思着她姐姐和姐夫是不是跟了上来，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了这条街，正在说：“她在那儿，正像我们想的那样，这个小偷，她在那儿。”她紧张地扫了一眼街道两头，慌张地拐进他们停车的大型城市车库。她撞上了一位小个子老妇人，对方的包裹被撞撒一地，一个袋子翻倒在人行道上，掉出一块芝士蛋糕、几片番茄和一块硬面包，蛋糕已

经被摔烂。“该死该死！”小个子老妇人尖声叫着，她仰起脸凑近埃莉诺，“我正要带回家，你这该死的！”

“我很抱歉。”埃莉诺说。她弯下腰，看着那几片番茄和芝士蛋糕，似乎已经无法捡起来，更无法把它们弄进破袋子里。埃莉诺还没够到，老妇人就已怒气冲冲地把其他包裹一把抓了起来，埃莉诺站起身来，忙不迭地微笑致歉：“真的很抱歉。”

“该死的。”小个子老妇人说，声音小了一点，“我正要回家做顿午饭。而现在，托你的福——”

“或许我能赔偿你？”埃莉诺手里拿着皮夹，老妇人站在那儿，思考着。

“我不能就这么拿你的钱。”她终于说，“这些东西不是我买的，它们是吃剩下的。”“你应该看看他们吃的火腿，”她生气地咬着嘴唇说，“不过被别人拿了。还有巧克力蛋糕，还有土豆沙拉，还有小纸盘子上的小糖果；我去得太晚了，什么都没了。而现在……”她和埃莉诺都低头看了一眼人行道，摔在上面的东西一片狼藉，小个子老妇人接着说：“所以我不能这样拿你的钱，不能为这些吃剩下的东西从你手上拿钱。”

“那我能给你买点儿替代品吧？我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去做，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什么店铺开着门就可以——”

小个子老妇人狡黠地笑了笑。“至少我还有这个。”她说，同时紧紧地抱着一个包裹。“你可以付我打车回家的路

费，”她说，“这样我就不会再被别人撞到了。”

“乐意之至。”埃莉诺说着转过身，面对饶有兴趣地等在一边的出租车司机，“你能载这位夫人回家吗？”她问。

“几美元就行。”小个子老妇人说。“当然还有给这位先生的小费。我个子这么小。”她拿腔拿调地解释说，“这很危险，确实很危险，人们经常会撞到你。尽管如此，我真的很高兴能遇到你这样愿意补偿的人。有时候撞到你的人连头都不回。”在埃莉诺的帮助下，她拿着包裹爬进了出租车，埃莉诺从皮夹里拿出两美元和一枚五十分的硬币，交给小个子老妇人，她紧紧地攥在手心里。

“好吧，亲爱的。”出租车司机说，“我们去哪儿？”

小个子老妇人咯咯笑着：“上路后我会告诉你的。”然后对埃莉诺说：“祝你好运，小宝贝。以后走路注意，别再撞到人了。”

“再见！”埃莉诺说，“我真的非常抱歉。”

“已经没事了。”小个子老妇人说，在驶离路边的出租车上向她挥手，“我会为你祈祷的，小宝贝。”

好吧，目送着出租车，埃莉诺想，至少有一个人会为我祈祷了。至少有一个人。

4

这是夏天里第一个真正的晴天。这个季节总会让埃莉

诺满腹辛酸地想起她的童年，那时候一整年都好像是夏天，在她的记忆中没有冬天，直到她父亲去世的那个寒冷潮湿的日子。最近她开始琢磨，斗转星移之间，她是如何虚度这些夏日的，她怎能如此挥霍它们？我是个傻瓜，每个初夏她都这样对自己说，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已经长大成人，懂得了事物的价值。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能被浪费掉，她理智地想，即使是一个人的童年。而后每一年的某个夏日清晨，当温热的风吹过她正散步的街道，她都会萌生一种带着寒意的微弱念头：太多的时间就这么流逝了。在今天早上，尽管担心他们终究会意识到她来了这里，她仍然开走了和姐姐共有的小车，规矩地驶在街上，遵守交通规则，该停的时候停下，能转弯的时候转弯。她对着斜照在街上的阳光笑逐颜开，心里想着，我出发了，我出发了，我终于向前迈出了一步。

以前，在姐姐的允许下，她开这辆小车，总是小心翼翼、格外留神，避免哪怕是一点点刮蹭，以免惹恼她的姐姐。但今天，她的纸箱放在后座，行李箱放在车座下面，手套、皮夹和薄大衣在她旁边的座位上，这辆车完全属于她，一个自如的小世界。我真的出发了，她想。

在她拐上出城的高速公路之前，遇到最后一个交通信号灯，她停下车子等待绿灯，从皮夹里拿出蒙塔古博士的信。我可能都不需要地图，她想，他一定是个特别谨慎的